朝花夕拾

选 择

□石泽丰

在中考结束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我被落榜的阴影笼罩着。凡与熟悉的人擦肩而过，总感觉到他们投来的是异样的目光，这种目光紧裹我全身，让我窒息——这娃，中专没有考上。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一年，我十六岁。虽然时间过去有二十余年，但那一幕依旧在我脑海里幻现得如此清晰

穿行在他们的目光下，我没有抬头的勇气。看着考上中专的同学在准备着上学的行囊时，我心酸过。即使偶尔跟他们在一起，我也是显得如此格格不入。毫无疑问，我的一举一动都显露出了失落和自卑。时近九月，又到了开学时间。那是一个挖完花生归来的夜晚，我躺在里屋，堂屋内昏黄的油灯照着四周，时而有老鼠窜出。为了生存，它们寻找着食物，极乐于能偷吃到新鲜的食品，却毫不顾及躺在床上忧伤的我。父母也许是劳累了，他们沉默着坐在堂屋休息。有好长一段时间，外面寂静得鼠声“啾啾”可闻。最先是母亲打破了这种寂静，她说，就给孩子复读一年吧？生活有负担，我们慢慢来……没等母亲说完，父亲沉沉地叹了一口气，最终，他同意了她的观点。

那时，中专远比重点高中难考，分数要高出许多。只要考上中专，“铁饭碗”就等于到了手，三年中专毕业后，工作根本不用愁。这对于寒门子弟来说，无疑是光了宗耀了祖。可是，那一年，平时成绩较好的我，偏偏名落孙山。

第二天早晨，我正准备去放牛，父亲从房间出来，他将一个折皱的信封递给我，说，这是上个月卖一窝猪崽的钱，你拿着去复读吧，我与你娘商量好了。随后，他从我手中接过牛索，走向田野。原本这一百多块钱是用来给多病的祖母买药的，可是父亲作出了让我复读的选择。现在回想起来，在饥不果腹的年代，父母的这一举动，可谓孤注一掷——谁也预料不到将来是否会有收获。

人生往往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才觉得选择是如此的艰难。有时，面对自己不情愿的正确选择，我们常常要让心灵去承受一种折磨，承受一种疼痛。若干年之后，当我们回首那种无奈，深深浅浅的脚印却让太多的感慨涌上心头。

记得第二年中考，我没有让父母失望，终于达到了中专录取分数线，可是，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我却在选择的十字路口，低下了被命运压下的头颅。我在《命运是一首歌》一文中这样写道：

因为家庭的贫困，原本考到高分的我，却填了一所不为人知晓的农校。填志愿的那天，天气非常燥热，正当我要下笔填心仪的交通学校时，父亲来了，他是从泥田里赶来的，赤足上还粘着泥土。“儿啊，我跟你娘商量过，就填普通中专吧。”回过头，他对了解我家庭的班主任使眼色，班主任明白父亲的意思，走上前对我说：“就填这个农校吧，它没有什么竞争力。”顿然，犹如一声霹雳向我击来，我抬头痴痴地望着父亲，良久无语。父亲见我强忍着泪水，他的眼睛也红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那是事实，然而那枚红红的烙印却无情地烙上了我的志愿表，眼睁睁地看着其他同学海阔凭其跃，天高任其飞，我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泪滴。父亲背过身轻声地对我说：“回吧……”那“回吧”二字，饱含着愧疚、怜爱，让人鼻酸。我恋恋不舍地离开教室，跟在父亲的身后，一步一个回头，父亲一路上垂头急走，我一路上默默无语，那种情景，至今我仍记忆犹新，每每念起，都想落泪……

回首中专毕业后的二十余年，选择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次次的选择，让我一次次懂得，生活就是这样不停地以选择的方式向我们出题，对与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样去对待“选择”，选择好了，用心面对，也未尝没有收获。

视觉

大漠绿洲胡杨美

张晓亮 摄

闲言碎语

我的网络人生

□李卫国

记不得什么时候我开始上网了，虽然网龄也有些年头了，对网络知识却知之甚少，可以说是半个网盲。互联网时代，网络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甚至在某些方面对社会具有本质的改变。网络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方式，改变了我们的交流方式，改变了我们的阅读方式，改变了我们的写作方式，改变了我们的思维和对世界的看法。

总之，网络影响了我们的时代基因。

Internet首先是个网，然后才是国际互联网。我们先从“网”说起。所谓“网”，在《说文解字》中指用绳、线等结成的捕鱼或捉鸟的器具。然后，该字有了像网一样的东西或者像网一样纵横交错的组织、系统或者像网似的笼罩着等含意。自从有了人，有了人类社会，我们的生活就像一张网，纵横交错、互相交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生活在一个“网”的世界里。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生活这张“网”越来越大、越织越密，编织到了全世界，编织到了人类存在的任何地方。记得我曾经看过一则故事，说是让一个人用一个字来概括我们的生活状态。他写下的那个字就是“网”。我们的生活的确像一张大网，人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谁也离不开谁地生活在一起。只是在互联网普及之前，我们沿袭着传统的交流方式，见面、写信、谈话等，大家都是“面对面”地相互依存。不曾想互联网的出现，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弹指一挥就改变了我们的交流方式和思维方式。我们对此惊叹，然后是适应，再接下来是融合，现在是如胶似漆。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不管你接受不接受，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互联网已经进入了每个人的生活，这个事实谁也无法改变。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互联网时代。

互联网拉近了人们彼此的时空距离，真正使世界变成了地球村，实现了古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理想。鸿雁传书是最古老、最传统，现在还依然沿用的交流方式，“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见字如面，曾经人们只能从文字中见其人、闻其声。电话的发明缩短了人们之间的距离，任何人和朋友的距离就是和电话机的距离，至于有了手机，就连这点距离也没有了。有了互联网，无论你在哪里，相隔万水千山，只要有电脑和网络，你就可以与友人面对面交流。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生活在网络里。

网络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为人们带来了快捷与方便的交流联系方式。有了网络，我们可以随时点击新闻了解国内外大事，可以通过百度很快检索到你需要的信息，可以坐在电脑前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通过网络电视，我们还可以不间断地欣赏自己喜欢的电视连续剧，点播自己喜欢的电影，通过QQ还可以发表文章，关注好友动态，填补自己生活的寂寞。总之，我们通过网络可以在现实与梦幻间体验真实与虚幻的生活。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人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在把我们带进一个虚幻的世界。我们的代价是损失了真情、执着、温情……我们知道，越是容易得到的东西，我们越不珍惜，我们有了电子邮件后就很少在信纸上一笔一画地写字，然后再小心翼翼地将信件装入信封，贴上邮票后放进绿色的邮箱中寄向远方。你随便地写，我随便地看，该修改的修改，该转发的转发，该删除的删除，少了一些认真，少了一些庄重，少了一些激动，少了一些期盼。

网络使生活更快捷，就像快餐与盒饭，就像速冻水饺和方便面。我们一天到晚沉溺于网络之中，我们告别了笔墨和纸张，我们在电脑上检索、复制、粘贴、编辑，然后打印出一篇论文就算完成了学业。我们告别了深度阅读，我们告别了书店，我们不再手捧着散发着油墨香的书籍在思考。我们的知识和信息都依赖于百度去查询，不再去读原著，轻易获得必然会轻易失去，网络给我们带来的快捷生活助长了我们的惰性。

现实生活中，我们敞开心扉，促膝长谈，欢声笑语，这样的交流就像一道精美的大餐，或像手工馍、手擀面，是用心制作出来的，当然回味无穷。在网络世界里，我们可以沉浸在自己构造的虚幻空间，与不知地域、不知性别、不知年龄、不知职业的好友挥洒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我们谈不上付出，也不需要回报，只是为了一时的满足与发泄，反正是虚幻的网络，我们并不会过多在意。不是网络中没有朋友，不是网络中没有真情，是我们在网络的虚幻中游戏人生。这就是网络所搭建的平台。我们在网络的游戏中吝惜真情的交流。无论是网络还是现实生活，我们都可能面对真情与虚假，只有自己付出，真情才能换真情，这一点是不变的。

网络本身没有对错，关键是我们如何对待和使用网络，关键是网络被什么人所用，人们用网络做了些什么，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网络可以传播真实信息，也可以传播谣言，网络可以传播真善美，也可以制造险丑恶。作为一个生活在网络时代的人，虽离不开网络，但也不能成为网络的奴隶。我们需要网络，但网络绝不该成为我们生活的全部。网络只是一个工具，它代替不了人世间的真情与冷温。

网络呀，离开你很难，想说爱你也不容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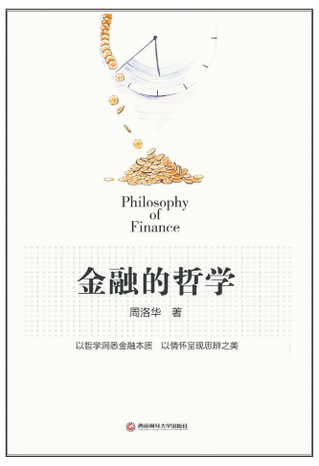
青年书房

思考金融的一个标本

——《金融的哲学》书评

□陆新之

周洛华在财经以及金融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曾经在财富500强企业担任财务分析工作，而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又受到了其祖父——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周谷城很大影响。这些使得周洛华在看待金融问题的时候，又开辟了很多视角，虽然此书名为《金融的哲学》，但周洛华不仅用哲学的观点，而且也包括了历史学等多个领域的学科进行研究，因而也使得这本书更具有价值。



书名：《金融的哲学》
作者：周洛华
出版社：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9月
编辑推荐：作者用散文一样的笔触，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奇妙的大门，让我们对习以为常的一些金融事件都有了更深层次的解读，值得慢慢品味。

作为这本书的最早读者，我很理解周洛华先生严肃地思考现实金融的哲学意味。他的写作愿望是——把自己在金融学研究中的困惑，用哲学的方法来解释，并且使其能够自圆其说。但是一开始他的这个定位遭到了我在内的苦口婆心地劝诫。怕他写出来的东西太高大上缺乏读者。于是，他就调侃地自述：“出版商曾经要求我用‘和年轻的女编辑聊天’的口吻和感觉来写这本书。不过，他们并没有分派一位女编辑来找我聊天，写作过程是我独立完成的，不过我在书桌对面放了一把椅子，以便我尽可能地想象着有这么一位女编辑在倾听我编造的故事，我想这把椅子起到了出版社期望的效果……”

在一年多的写作过程之中，周先生深深知道，凡是书名带着“哲学”字眼的作品都是在市场上冒险，但是他坚持要进行这种惊心动魄的尝试。他称之为服从于开始写作时就灌注在我心里的“诚实地记录自己的困惑和思考过程”的深深愿望。目前看效果也很不错。书上架销售半个月内，在当当网的管理类新书之中登上了前十名。

当然，博学的周先生，也不会僵化到用刻板枯燥的语言来阐述自己的金融思考。事实上，他显然是把对女编辑的想象深深地嵌入了本书。在《为什么估值总是错的》一文中，他详细解释了为什么估值必然违背我们的模型。他比喻道——因为估值就像是吸引我们去和她现任丈夫决斗的母狮子一样，散发着迷人的气息，无法用语言解释。在和公狮子决斗争夺狮王的战争中，优质基因得到复制和传承，狮群整体进化的机制决定了我们无法事先用数学方法预测哪个狮子会赢，一旦我们知道了上帝的人选，我们就毁灭了进化的机理。

周先生在书里面深入浅出地举例说明了为什么通胀无牛市的道理——在通胀的年代里，干什么都容易赚钱，捂住一套房产就能轻易实现资产翻番。而在通货紧缩年代，大家都谨小慎微，做什么事业都不容易赚钱，物价天天下跌，为此，股市一定会给出高估值，鼓励大家去投资。

在他看来，这个此消彼长的组合变化，就如同丛林里面的马蜂，在食物丰富的季节，蜂王会大量繁殖雌性后代；而在食物短缺的季节，蜂王会大量繁殖雄性后代。因为雌性马蜂的体型庞大，耗用的食物更多，同时要抓紧食物繁盛期尽快繁育更多后代；而雄性马蜂的体型小，消耗的食物更少，而更多雄性要通过竞争才能赢得配偶，这样就能利用食物短缺时期来筛选优质基因。你把雄性马蜂和雌性马蜂分别想象成为股票和房产，通胀时期相当于食物很多的经济繁荣时期，房产（雌性马蜂）就会上涨，通货紧缩时期相当于食物短缺的经济紧缩时期，股票（雄性马蜂）就会上涨。如此，我们就能理解整个进化机制，毕竟，人类和马蜂一样，是社会性群居动物。

像这样精彩又生动的论述，本书之中比比皆是。读一读《金融的哲学》，未必能够指导你在股市之中赚大钱，但是，可以让你在金融市场之中不像一个文艺女编辑那么迷茫与懵懂，换而言之，能够减少在投资领域的失败，这已经很有价值了。

佳作赏析

如水流淌的音乐

□黄蓓佳

这是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个农场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农场中学的一对恋人老师。

男老师教政治。他长了一副瘦长俊朗、神采飘然的身架，一件普通的灰色中山装穿在他身上，也能够穿出常人所不具有的体面。语文老师孟夫子私下里曾经对人说，若放在从前穿西装的时代，凭政治老师的这副身架子，穿西装是绝配。

女老师教音乐。她的体态娇小而丰腴，一张圆圆的娃娃脸终日巧笑盈盈，浓密的睫毛随笑容在脸上轻轻扇动，宛如一对黑色蝴蝶的翅膀。她喜欢穿黑色衣服。夏天是立领短袖掐腰的黑丝绸上衣，一条宽松的黑色绉纱裤子。春秋是黑色平绒外套。冬日里一件粗呢黑大衣。黑色衣装配她丰腴的身材和白嫩的娃娃脸，就显出另一种韵味来了，其丰腴更见性感，其白嫩更具诱惑。

这一对玉人的婚礼，在当时的农场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壮举。事隔很多年，农场里每有人结婚时，老人们还都会津津乐道地谈起当年两位老师结婚的情景。

婚礼是借场部礼堂举行的，场革委会副主任亲自担任司仪，为他们主持一切。农场领导把这个活动当作全场树新风的榜样隆重推出，因此贴钱买来了许多的花纸，许多的糖块、瓜子、花生，用小竹筐装着，沿礼堂舞台的边缘摆了齐齐一排。

那一天晚上，几乎全场职工都被场部大喇叭叫到了现场。大人们或站或坐，聊天，嗑瓜子，评点新人的穿着打扮，说一些打情骂俏的荤话。孩子们嘴巴里含着糖块，在大人的腿间窜来窜去，疯笑打闹，快活得赛过年节。雪亮的大灯往舞台上亮堂堂地照着，门窗紧闭的礼堂里暖融融地热闹着。两位老师在台上并肩而立，一个潇洒俊逸，一个娇艳如花，神态都是大大方方，叫说恋爱经过就说恋爱经过，叫啃苹果就啃苹果，跟司仪的每一个程序都配合得丝丝入扣。

后来有几个小伙子被热闹的气氛撩拨得起了性，在台下一商量，七八条粗嗓门喊成一条声：“香一个嘴！香一个嘴！我们要看新郎新娘香一个嘴！”

人们就跟着起哄：“香一个吧！新郎新娘香一个吧！”

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了，眼睛都直勾勾地看着台上，都等着即将发生的激动人心的一刻。

司仪笑得眼睛都快没了缝，假装公允地征求新人的意见：“怎么样？你们可以吗？真不好意思的话就别勉强。”

新郎就用眼睛对新娘发出询问。新娘抿嘴笑着，微微点一点头。新郎随即一转身，没好意思当众拥抱，只用双手扶住新娘的肩膀，头低下去，脸侧过来，双唇轻轻贴上了新娘的嘴边。

全场爆发出如雷的欢呼。小伙子们激动得嘶哑了嗓门，互相擂着对方的胸脯。姑娘们一个个面红如血，娇羞地把脑袋藏到同伴的肩窝里，好像被当场香嘴的是她们自己。小孩子们似懂非懂，也跟着直蹦直跳，嗷嗷地叫得像一群小狼崽子。场中气氛沸腾得如同开锅。那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当众接吻啊！在那个禁欲的年代，电影戏剧都绝对没有这样刺激的场面和镜头啊！

时间持续了约莫十秒钟，尔后两人分开。分开的时候他们的目光仍然胶着在一起，彼此都显得意犹未尽，恋恋不舍。忽然，在人们的猝不及防中，他们竟又不顾一切地扑在一起，开始了他们的第二次接吻，姿态和神情都愈加迷狂，根本就有些旁若无人。

礼堂里一反常态地安静。人们屏息静气地注视台上，不敢吐痰、咳嗽和移动身体，生怕意外的响动惊吓了这美妙的一瞬。

这一对老师的婚礼使全场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得到了极大满足。

在此之后的大大小小新式和非新式婚礼上，再也没有哪一对新人有如此的胆量和气魄，敢于当着亲友和陌生人的面一而再地接吻。农村男女们可以在田地麦场上打闹得扯衣脱裤不分彼此，但是一旦有机会来了真的，就立马怯场，死活都不肯超越拉手的界限一步。

那一场婚礼也就成了农场里空前绝后的壮举，带着一种表演的性质，很多年都没有被人遗忘。

那天晚上散场之后，农场知青们簇拥到教师宿舍里接着闹新房。新娘子笑吟吟地搬出一架手摇唱机，放上一张胶木唱片，让大家欣赏音乐。

乐曲从唱机里溪水一样清凌凌地流淌出来时，所有的年轻人面面相觑，惶惑不已：这不是我们平常听惯的民歌、语录歌和样板戏呀！这到底是什么？这么陌生又这么好听？这样美妙醉人的天籁般的声响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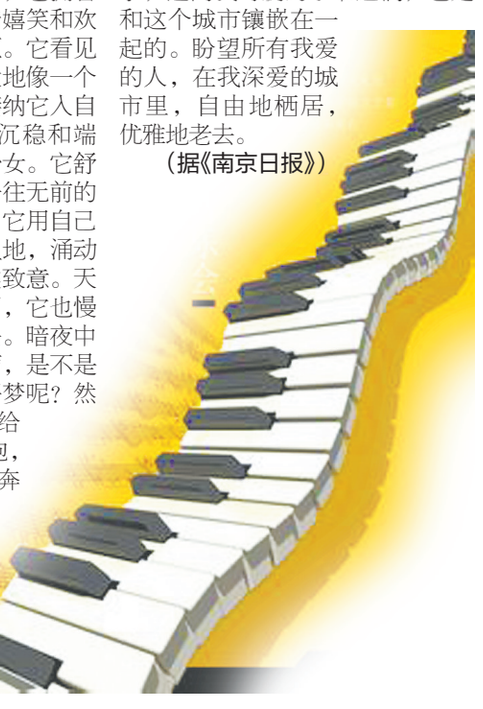
问新郎新娘，他们商量好了一样，笑而不答。

清凌凌的小溪就这样从山间岩石中撒着欢儿地奔出来了，它拥着泡沫，打着旋涡，挟带着嬉笑和欢乐，一路欢奔着冲向平原。它看见了辽阔的草原和田野，大地像一个温柔的母亲，敞开胸膛接纳它入自己怀中。它因此而变得沉稳和端庄，安静如一个歌吟的少女。它舒缓地迈步行走着，带着一往无前的勇气和雍容大度的风范。它用自己的身体负载船只，浇灌土地，涌动起一个又一个浪花向人类致意。天黑了，沿途的村庄都睡了，它也慢慢地停息脚步，沉沉睡去。暗夜中时不时有它轻轻的呢喃声，是不是它做了一个五光十色的好梦呢？然后天光四亮，红日涌出，给它披上了一层灿灿的金袍，它伸一个懒腰醒来。该是奔腾入海的时候了。你看它浩浩荡荡，激情澎湃，似乎在向大地作最后的告别。可是海这个家伙过于高傲，摆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派头，用力地把它推开。它被激怒了！它咆哮，抗争，撞击，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冲天巨浪。它想要告诉海，勇敢者是完全无所畏惧的！你听你听，海不是屈服了吗？它们终于交汇和融合到一起，彼此轻抚着对方的伤痕。一切归于平静。

房间里也是一片寂静。所有的人都是呆呆地坐着，望着唱机上嗤嗤空转的针头。很久之后才有人小心移动身体，抬一抬坐麻的腿脚和屁股。

好几年之后，我在北大的小礼堂里听一场学生会组织的讲座，主持人用卡式录音机放出来的也是这样一段音乐。十八九岁初次聆听的记忆太过深刻了，所以我听到一半时竟忍不住地全身颤抖，活像高烧之后接着而来的寒战。

那一次我记住了乐曲的名字：交响诗《沃尔塔瓦河》。作者是捷克音乐家斯美塔那。

我爱南京。生命是和这个城市镶嵌在一起的，朋友，家人，同事，连同我可爱的小书迷们，也是和这个城市镶嵌在一起的。盼望所有我爱的人，在我深爱的城市里，自由地栖居，优雅地老去。

（据《南京日报》）